罪惟録

三九

劉有瀾

陳貞達、施溥、張應選、毛維張、五教官、姚成、宋天顯、滕之所、阮文貴

劉有瀾、字漪若、北直南宮人、父子唯以前庚午鄉薦、為東平知州、有瀾為崇禎庚午賢書、鄉人稱賀、卅庚午及庚辰成進士、又賀三庚、授東昌府推官、在官肅整、法平允、參省分考、癸未、陞順天府推官、甲申國變、與本府知事陳貞達同難、經歷施溥仰藥死、溥同官張應選、毛維張、投御河死、順天府學教官五人、亦自殺、失其名、又中書舍人宋天顯自經、同官滕之所、阮文貴、投御河死、副兵馬姚成、亦自經、

論曰、殉甲申多大僚、遂畧京兆下屬、不深求、同死國而不獲烈其名、并張皇其寔、此褒簡者之責也、而或以忌

諱○或以湮遠○惜哉○維、張、或、曰、達、

許琰　陸士鋐　王心養

許琰、字玉重、南直長洲人、品行矜卓。少可多忤。年十七、刲股療母張病、孝聞。崇禎甲申五月、聞毅廟変、自鄉諸城弟璜家、渴罹耗、大慟求死、題詩有忠魂誓向天門哭之句。每書空。崇禎聖上。四字。宛轉悲號十餘日。欲盡二子從軍、乃祭告先祠而遣之、遍叩鄉諸紳、告以義字、無應者、五月之午、遍友人、見案供葵榴蒲酒、怒擲杯於地。厲声此何時。乃飲食藥如平日乎。拂衣出。見城之巨室移家且竄。遂歷起其門。罵之。時諸生聚哭明倫堂。縉紳孝廉。或至或否。或痛素、或常服、甚有張蓋者、群噪之。琰哀。杖。躑躅。哭。盡哀。匍伏

不能起。諸生中或有攘臂大言者、毅曰、天顏咫尺。夫胡為乎。南都以是月之三日、即監國位、十一日、有御史某來任、謁文廟、鼓樂導從吉服入、毅率諸習禮生前褫其袍帶責以大義。御史惶恐謝罷去。自三月十九日至此、閱二月矣、南都尚未發喪、毅恨無同仇者。遂知死。進地下歸、夜解腰帶自縊。家人覺甦之。復潛往福濟觀暗室投繯、道士陸甲獲救脫、問里氏不對。固留不可。欲扶歸其家、亦不可。思胥江為伍相國忠魂所憑。願與俱沒。遂折而南。趨胥門江滸覓、適潞藩泊此、驚聞、命內侍李、督水哨起之、問故告以情、曰、君恩不可不報。故土不可不復。逆寇不可不誅。臣子不

可不死王雖之、命由丁鉞武家、輒欲奔河鉞武伴宿徑留、
報其弟玉瑛扶歸投水後、遂絕食、日引勺酒、身創臥不復
出至十有九日哀詔至、就庭中北向叩天哭失聲佛絕飲
以作嘔不能攙筆遂口占生平磨礪竟成空國破君亡直
眼中六月一日、嘔極繼之以血親友若以湯粥劝進瞪目
呼曰豈欲我活此日哉再越日、血盡喉腫咄舌寸餘遂死
同人丘民瞻輩為之棺斂、弘光中、贈翰林院五經博士、
陸士鉉、字古雯、諸生、浙江平湖人、唐宣公苗裔祖太司寇
果也士鉉性端亮勇以道學為己任務孝義少年爭腐去
之膺歲貢、海有所不平於時嘗取三朝是錄、私自修訂、於五

經頗有聞勢無以兵農大略甲申國變士欽初聞之驚狂走室中遶可百里許口咄咄不輟人問之不應若失心者旋設位哭臨曰嗚乎二百七十七年此家人竟奪去也復誦先帝臨難書襟語則又哭哭又走如是兩日夜嘔血數升絕飲食三日腸癢氣盡猶悲咽手書我皇我皇數過長號而絕子六人環侍不能勸始終不及家事一語又王眷心徐州諸生也性慷慨好急人國變憤不食七日卒

論曰王重古望心忠最早他若勢逼情激事連氣動未嘗無因而兩文學持義必求盡乃快後此遂有王濬東高偁輔等爲之續矣而又有不同二生念死而不心

諸生處生而不求生其致亦稍自别并心恙者其亦
念死之料矣

申湛然　王明灝　王介休（燕湖兄弟）　殷渊　姚時中

申湛然、大興人、為諸生、慷慨好義、豪歘善談咲、新樂侯劉文炳從學有年、文炳臨難、以祖母瀛國夫人祥而托之、湛然諾、挾歸、故。仝執。以槧。下賊至、細人窘之、執湛然、拷掠備至、色。不。陸。寔。賊怒、縛之木乚、壓以躁石、腹破、五臟皆裂、死。劉後以疾終。

王明灝、金壇人、名儒王叔山豐之後也、國變、聞蝶山信確、日夜慟不休、妻多方慰解之、則詭稱往雲陽荊氏探親。久。不。返。疑。而。蹤之。至。得。數日。浮屍。於河。去家約二十里。衣帶間有字。大略言恐為家人所阻。故假看親遂志。聞變後又

五日死

王介休、丹陽人、爲諸生、聞國變、確、不食、七日、死、又蕪湖兄弟、皆諸生、弟達龍、兄名偉、与對泣、儒服、走江、死、失其名、

殷淵字仲淵、雞澤人、父大白、歷官副使、兵備閩南、嘗隨父往來川陝、或以數騎走賊萬餘、賊中驚殷公子不死、已晉師楊嗣昌征大白逗撓失律、淵詣都陳冤、不白、甲申、賊僞令秦植至、禽諸鄉勇、奔祀江起、已聞大行棋山状、發喪行哭臨孔廟以檄露、僞令以賊入殺淵、懸首城門、

姚時中、山西保安學生、甲申三月、賊至州、諸生咸出郭迎、時中大言、郊勞武人事、不怙也、吾輩書生、自宜召而後至、衆嘩

之。入學宮、拜先師四。北拜四。題絕命詞八句於壁，曰：殘賊無。據。學。知。不。義。未曰妻子無知何足与訃。中四句失之。環經六國，朝門中格。怡對聖像，學博罗脱辰露處之。後李鑑者，擧義。奉其忠壯之骸，抚于正室。而殮時中侍其側。舁葬其墓之旁。

論曰：黌序中以喬擊有其氣，以聯絡有其家，以盛諾有其信，以内盟不漏有其堅，以捐軀自了有其獨。以左右贊決有其犀明。李鑑抱軼帶請昭昭也。而以較。結。纓。之喬，亦不一其義。

劉復興湯文瓊羅衆郝奇遇通州生東江畫士布衣

周生賣藥傭薛代奇謝代奇石電

劉復興者、燕京土工也、嘗入役德政殿、見先帝减膳。躬儉約。日晨批答不遑。出嘆曰、皇爺如是。吾小人奈何。甲申國變、賊入殿、莽自尊、復。興。狂。怒。持。小。刃。直。趨。入、問。踞。賊。座。曰、請。殺。我。請。殺。我。賊駭、不知所出。復興輒自刎。

湯文瓊、北京布衣也、甲申三月、聞帝暴崩煤山、心。痛。自。縊。死。其衣帶中所存絕筆。有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則。文。丞。相。之。心。暴屍都市。是者哀之。弘光中、贈中書舍人、並諸生許琰、合祠旌忠、

羅彝、善詩畫、及演禽家言、寓徐州、二十年、國變、閉戶。不。食。旬。日。死。

郝奇遇、字會明、直隸栢鄉人也、世為農、頗給、學儒不成、硜自守、國變、市砒、語其妻趙、我不願生。妻曰、請先之。捽。飲。砒。死。奇遇不舉哀。不成服。次日、瘞妻祖塋之側。訣親故。散衣貲。囑二弟好殮我。衆以無後力勸之。曰、忠孝無兩全。志已決。勿亂我。家人晝夜防之。十餘日、伺。閒。引。砒。餘。盡。

通州生、失姓名、國變、賊偽御通州、廢弁魏廣來、出餉遺賊、城陷、生方讀書。猝聞之。拜。母。歎。息。赴。水。死。

東江米巷畫士、失姓名、城陷。夫。妻。痛。哭。相。對。就。縊。死。

布衣周生京師人。城陷悲憤。搥胸嘔血數升死。

賣菜傭京師人。担菜至東華門見帝后靈櫬。呼天號慟叩首觸階死。

石電常熟人丐籍。居長洲之彩雲里崇禎八年賊圍桐城電與同志陳英從指揮包文達往援二月追賊宿松輕賊陷伏文達死之電與英戰不挫英贖被執死電馳救負重

圍舍兵挽射猶洞賊鋒數十獨死皖人招其魂祀余忠宣廟下電長身赤髭能挽强超距善技擊百里外來學之性椎魯重然諾所至盡結其豪

論曰文燮霖自殺以明志復興殺賊前以明奉賊非其志奇遇米巷士偕其妻並死以明志通州生讀書以死明其志布衣生賣菜傭親見國變猝以明其志化奇二當國變後且久而猶明其志諸生曾厠膠庠聞教一日者哉

何應瑞 劉廷諫 陳子楷 張捷

何應瑞、字大瀛、山東曹州人、萬歷庚戌進士、崇禎中、歷官太常寺卿、福藩立南都、陞工部侍郎、晋尚書、乙酉國破、與兵科給事中劉廷諫、同投繯絶、而張捷亦自盡、捷字前之、號赤涵、南直丹陽人、萬歷丙辰進士、泰昌元年、以山陰縣能、擢河南道御史、天啓初上言、門户之起也、其君子倡學術、以接引同人、其才士借名目以號召羽翼、招收明道術人之功、已成皆公死黨之習、物極而反、矯枉過正、釁既成於士林、禍且中之國、是又言日講既輟、所與新近奉事者何人、輔養之功既不得之于閣臣、漸染之權將轉操之于

中貴聖情稍假安知非倒持太阿之漸內批時出安知非口啣天憲之漸大肆酬勞安知非封爵覬覦之漸時內璫尚未攙裂提疏獨首參之又言考察百官吏部主之宰輔不得侵其職考察中官亦當以禮部主之司禮不得撓其權其有壞法亂紀者容臣等不時彈劾即否亦宜還高皇帝內正司之制事寢不行然其防杜閹害誠發人所未發同官賈繼春一案疏救不允又與周宗建董羽宸等議加派各省宜糴米附漕抵京轉運入遼可省餘費十之八不果行瀋陽破與同官合疏惓惓整京營以固根本參劾輔臣劉一燝阿諛忤旨罰俸廣寧破遼人避難入關捷請善

捶安之。四年、出為陝西副使致仕、明年起歷太僕少卿添註。閹。黨。惡之。特旨張捷會附逆人、為李應昇死友削職去。崇禎初、魏敗、起歷吏部左侍郎、召對上問可大冢宰者、捷舉南都御史唐世濟及前兵部尚書呂純如、於是言官盧兆龍張三謨等、並起糾純如逆案。不可用。上亦不果行物論、遂以捷附逆外之。八年、以私書為御史劉守祥所發、再坐削職、弘光中、起原官進吏部尚書、時通政使楊維垣上疏極言三朝門户事、并薦廢錮諸臣、捷因傳其意言之鑿鑿、以為當時柄政諸臣。借名癉惡除奸。寔主行私剪異逆案株連。舉生平不肯苟同声氣者盡推入其中。或有感憤

竊歎稍露不平之人即以亂臣賊子目之意主于自白也
時左懋泰使蒂熛炳提請優卹其家及同使馬紹愉等又
上言禁有司迎送饋遺書啓驛路夫馬等事乙酉、南都失守、
捷走鷄鳴寺自縊死捷有清名為冢宰七月餘寓中圖書
之外無長物時刑部尚書高倬、都御史楊維垣、亦死、
論曰、亦涵主于不入黨死其不黨也高倬、楊維垣、死其
黨也不黨者東林也黨者福也大瀛無黨惜不及其詳

朱大典　吳邦贊

朱大典、字延之、號未孩、浙江金華人、萬曆丙辰進士、知章丘、最、擢兵科給事中、天啓初、閩外警報日聞、東徼連結、黔蜀繼叛、海內騷然、而天子逸游、政在羣豎、大典憂之、首論璫恩加內侍、廕襲非制。又劾總督張我續逗撓。貴撫王三善喪兵不救。遼左功罪宜明。山左名亂平亂之實當核。凡理財用人。練兵治盜。章無慮數十上。魏逆時、中立不阿。出為福建副使、協力靖海。備兵天津、崇禎二年、東師大入、輓輸勿失、四年、登萊之變、擢大典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以胡騎突之、斂却、逡巡海去、遶闖、論功、進副都、明年、加兵部

右侍郎、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賊飄忽〻〻入境。九年、賊自河南直下、鳳陽告急、守倫叢、與諸師協追賊桐城。斬首千計。殺賊首混世王、坐山虎等。賊大困。適入楚。十四年、加勅督勤專辦老回〻、獻忠等五賊〻、益破城邑、坐無功、落職、為民、許都之變、以家丁佐長吏城守、甲申、自成開闖東下、且部署勤王、而北都陷、已而拜表南都、願率所部討賊、起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未及之任、南都復敗、大典歸里、募兵城、守金華、金華負嶮僻、俗仔驍善戰、大典以泥蘭為中軍、推恩信。倫叢。乙酉、杭州不守、潞王迎降、總兵方國安以馬士英東渡、竄金華、大典惡士英、閉。關。不。納。國安攻之、

不得入會義興兵起北禦錢塘國安移屯東與義興協大
典初受唐命魯晉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而唐晉大典
亦如魯衛大典兩受之唐主擬視師駐蹕金華已不果是
時江上魯文武皆因大典受兩衛敕奉表閩中謂唐魯合
可以為名方朱合而兵無敵矣久之魯不開唐詔大典但
孥金華中軍沈蘭竟以微故見戮蘭臨刑大呼殺蘭吾見
朱公不能終老金華也丙戌紹興 大典尚閉門謝使必
全有闕而後舉城降力竭城破大典縱火自焚其家人盡
而身躍入火死吳邦璿山陰人大司馬兌孫也以都督同
知代沈蘭為中軍褁身出戰敗還令其妻傳自經死而身

詣城隍廟四拜自刎

劉守周　王蘇著

劉守周、字啓東、號念臺、浙江山陰人、登萬曆辛丑進士、務心性之學、由主敬入、初以行人歸養、辛亥、補原官、甲寅、乞假回籍、轉礼部主事、疏請修明正學、天啓元年、言官朱欽相倪思輝王心一、疏論客魏被譴、宗周抗疏曰、古者公卿士大夫有罪、下廷臣議之、不聞以禁中決也、此中旨者陛下方以快一時喜怒、而左右竊之、視法家拂士如仇讐、或降斜封之旨、或興廠黨之獄、生殺予奪、惟所自出、國家之大命隨之矣、疏入、幾致廷杖、閣救獲免、以光禄寺丞、歷尚宝太僕卿、貳病歸、四年、即家起通政使、未赴、而吏部尚

書趙南星等。一時見逐。宗周疏辭志感。上以其矯情厭世。削職為民。仍追奪誥命、崇禎改元復官、起順天府尹、上疏言皇上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且毋狃邊事。為不足圖、因極言加賦之害。已、京師被圍、請罷九門稅。嚴保甲之令。人心稍安。既又言陛下宜日御便殿、延見群臣。相對如家人父子、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予言官而一人主持于上今以不信文臣之故、視武健如驕子又益以內臣縱提摟之命、自古未有宦官典兵而不誤國者又劾張鳳翼、馬世龍罪狀、三年。以疾在告。海上言除詔獄蠲新餉上方憂旱齋居、責其不修實踐。徒事

敷陳、病免、八年、名陞工部右侍郎上時艱一疏、有曰臣惟
治術紀尚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有不覺日底於壞
者。自廠衛司譏訪。而告姦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簾
之等褻。自人、救過不贍。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仰承
獨斷。而諂佞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衆。
自詔旨雜治五刑。嚴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
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体傷。自參
罰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自敲扑日繁。而民生瘁。
自嚴刑与重斂交困於下。而盜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
之功能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

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弁竊於督撫自朝廷勒限盡賊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幸無罪縱之求治愈戢約更四出致市井雜流咸得操其訛說按問撫剿以希進用凡此者在皇上不過始於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為厲階遂幾于莫可收拾因及文震孟陳子壯不宜遽棄陳啓新不宜驟進上曰宗周素有清名然多矯論但不宜如小臣歸過朝廷以為名高會馬價告匱輔臣溫体仁等請議捐助宗周以為市心不可自上啓之忤旨切責疾歸行次天津而東師大入宗周復自天河上疏歸罪体仁以為己巳之變坐誤國者袁崇煥一人

及竷起而脩门户之怨馴至人〻解體事〻規卻文法日
縈歟周轉甚今日之禍寔已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
翼之滿職中樞也而与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
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与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
此勤王爭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淵以逞遛蒙詰責何以
振耿如杞之死而今也幸以二州八縣生靈結一飽颺之
局則廷臣之纍〻若此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赫纘張鳳
翼〻李邦華諸臣今天下即称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中官
下而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後有遣薊又重其体統等
之總督將置撫督於何地撫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是

盖以封疆為嘗試也。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而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為首揆躰仁解矣。削職為民。十四年、起家吏部左侍郎。陳聖學三篇。上顧褒納。明年、陞都察院左都御史。上六事。建道揆。法守。崇治躰。清大奸。懲官邪。飭吏治。并請復首善書院及社學。罷廠衛。會大計、發中書王育、員外孫順賄賂事。風紀肅然。時行人司副熊開元、礼科給事中姜埰、面訐首輔延儒。坐下獄。宗周方召對。具言兩臣無罪。語激直。譴歸。御史金光辰復訟宗周。并得罪。舉人祝淵未嘗與宗周素。又上書訟之。下獄。訊主使。甲申國变、倡義勤王不果。福藩

五南都、以原官起用、辞新命、称草莽孤臣、大率以討賊復仇、决策親征為第一義、以為江左非偏安之業、宜駐師中都、以圖進取、且不宜多設督臣、以滋牽制之弊、至于慎爵賞、以肅軍情、分别定罪、以五臣紀尤為惓惓、又請一切大小銓除、仍暫称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書上不省、于是進發前事、後具疏曰、自賊兵入秦、踰晉、京師坐困、南中曾不聞一人一騎北進為聲援、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既而大行之哀聞、確知數天痛憤、諸臣宜決一戰以贖前慝、而乃争言固圉之策、首畜定策之功、安坐地方、不移一步、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又

一。殆新朝既立之後、臣謂第一義必先遣師北伐。癸凡廟之靈。奉安梓宮。兼訪諸王子的耗。爲致包胥之義。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又一。而更有難爲解者。家詔何等大典。而濡滯月久。尚稽至明年半載而不計。是先帝終無服於天下也。今日典礼諸臣之坐誅者又一。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而及之。即先帝誅璫欽案。而前後詔書蒙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先皇帝一十七載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羅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於臣工。如此之薄。又何怪從逆諸臣。累累若若。朝君臣而暮題讐乎。

時閹臣馬士英怙權招賄、導誘淫佚、溺內失望、宗周乃進陰陽消長一疏。略曰、樞輔馬士英、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正之路、則逃官可以汲引。兩家賓客、互相糾合、互相援。而其相與彙征而進者、正未有已也。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尤可慮者、京營一旅、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爲政、樞貳佐之、而不意又有盧九德之命、所稱居重馭輕之謂何。總之中外盜賊、皆從小人氣數感召而至、而小人與宦官、又往往相爲表裏。書奏、士英乃益恨宗周、扯門乞休、反疏宗周不臣之罪、仍諷鎮臣劉澤清、直糾宗周、于是宗周後上疏、有曰士英既坐中書之堂、後竟樞

務之重。三月以來。何事不辦。而進無恢復之圖。退鮮畫江之計。日復一日。敗局難收。士英將何以報前恩。無負皇上哉。疏中有韓如愈非命一語、如愈揚州人、辛未進士、歷兵垣、澤清嘗遣人刺垣中。事如愈叢之、甲申、奉命督餉、澤清遣麾下楊國柱、半道伺殺之、宗周病歸、南都後敗、宗周聞而不食者數月。已欲有所為。獨其門人王毓蓍從史之。餘無應者。武林不守、士大夫皆叅謁北師、奉書招之、作。詩以自。誓。遂不。食。絕命。詞。曰、遲此數日死。稍存匡濟意。決此一月死。了吾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復何易。又曰、子戢未修。君恩未報。當死而死。死有餘悼。家人或以參物入湯水、

越兩旬未果。餅著乃遺宗周書。先引次宗周後餅著十五日。為閏月之八月云。十一日。諸生鄭遵謙兵起。或曰宗周遲數日云云。當在此也。重惜之。監國中贈吏部尚書。加贈太傅。謚忠端。隆武中謚忠正。其論學曰。學為人而已。必證其所以為人。作紀過格。以相糾。考主小學。日生徒會講其中。嘗與高忠憲往返論辯。忠憲引為畏友。祁彪佳曰。先生奏疏。出可廉古今名諫矣。

論曰。念臺之學。其濟于用不知何如。然其立言則懇懇切事機。歷官四十五年。一鳴輒斥。席不煖京師。頑語。觸帝隱于大人格心之義。或更有別解。祁虎子曰。使人

主敎且信幹理自大所以進念臺者更深帝曰守周不
宜如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然則異出之帝之術誠敎
或更有殊合也而惜其以氣行之雖然東南道席力砥
江河後此諸烈一人舊之帝子死仙禪念臺以儒而易
養者矣無負所學其始學爲人不學爲非人者哉

祁彪佳　郭符甲

祁彪佳、字幼文、號世培、一字虎子、得姓于晉大夫祁奚、世居汴、隨宋南渡、徙浙東越、入明居梅里者、六傳為司員名御史、改守池州、再傳清、為彪佳曾祖、以進士歷官名諫至方伯、又再傳承㸁、字夷度、以進士歷大參、祀名宦五、著書水津以善物仕、彪佳父也、彪佳在娠、毋夢老僧跣化盤中掬水浴之、肌理如雪、乃舉彪佳、年十七、以童子應試登萬曆戊子鄉薦、天啓壬戌進士、授興化府推官、為治明敏、甲子分闈得五經顏茂猷、及郭符甲等、外艱、講學廬居、主於有体及用、崇禎壬申、擢御史、多所建明、先是黔中功以一

級未明三年不賞吏省六縣陷賊而不報遂有賞罰激勸
一號且以法令繁密百職委靡浚上書略曰通采六卿九
列之長詰責時聞引罪日見急遽周章救過不暇即未盡
蒙飾以解罪次或巧脫卸以潔身更恐當事諸臣怵于嚴
旨畫以迎合揣摩曲保名位則未得振厲之効反滋苟且
之圖臣所慮于大臣者此也諸司百執事過誤相仍自武
闈數案以來或至沉隱山林驚心專字本多忌事反諱名
高夫人才有限中下半庸縱藉朝廷牽縻以爵祿皷舞于
功名非此則無術以出彼習力且臣子精神才具必稍有
餘地而後可以展布若浚迫于功令必至左右支吾臣所

處于群臣者此也皇上深懲情弊特遣內臣分任撫按
之事多令監事會同則恐同罪同功反使互黨互蔽交結
之漸其防宜早即如敘功保能薦及督撫藩臬事維為公
近亦當避近日京營操練復遣七人驟列多員叅分閫令
竊恐行間諸弁自好者不免困之卸責不肖者遂至倚以
營身臣所處于內臣者此也時疆圉多故覆軍侵國先後
見告上欲譴之至于禁撲傳而弊竇揭慝佳後上書曰當
此四郊多壘人切同仇自撲傳禁而牘同射覆偶若面墻
欲備蓄而苦時情之未愿欲請纓而憚遙攜之未真即樞
筦堂司果足以了天下之事乎適來盜賊縱橫人喜語亂

自抄傳禁。而訛言四起。紛呶百端。賊未來誤以為來。兵未敗誤以為敗。流徙緣之載道。草澤亦且生心。鶴唳風声。徒張賊勢。狐疑狼顧。自隳軍容。甚且封疆任重。欺弊易生。自抄傳禁。而專閫之馳奏。俱不得揚言于在廷。言路之糾彈。遂不敢憑臆于局外。敗形勝着。總屬渺茫。我策賊情。隨其粧點。尚有鄙居猾帥。或掩敗以為功。或飾小以為大。誰與逆折其萌芽。直發其隱覆乎。因及召對一事。以為宜復古更月直宿記言記動之官。并令科道等官。因事糾正。有若古之中書議事諫官隨之之体。不果行。癸酉。會上脩省文華殿條民隱十四條。及帶徵預徵之害。上覽之惻然。代災

蘇松等處凡瘐滯獄活七百七十餘人。註銷伍百餘詞。草過督後一千二百餘名。皂役數倍之。以俸益長洲役田一千八百畝。凡節孝共三百七十六人。上考。忤首輔延儒中旨屢敦。乙亥、謝病歸。遼都御史劉宗周赴召。問致君之道。彪佳曰、使人主敬且信。幹理自大。不在一二事加爭。宗周韙之。築別墅于寓山。顏其堂曰四負。以自勵。壬午、服闋。奉命起視首蒙。掌計典。時東師深入。所在殘創。間關入都。作誓以警貪風。明年癸未、計臣多以道梗不至。典不行。乃請責成九卿臺省。先舉大賢大不肖見其端。三月、召對文華殿、條勦禦諸策。稱旨。乃舉計典。與掌科吳麟徵共事。一時

號清肅。故事臺員升轉、必由臺長掌道牒送。時選司吳昌時以意推用、彪佳連疏爭執掌。上頗疑昌時。彪佳因盡發其事。上臨軒即訊。付昌時於市。改彪佳南刷卷御史。乞休不許、甲申三月、赴南畿、聞變、或勸引病歸、彪佳曰、正須彪佳時矣。隨諸大臣魏國公弘基以下慟哭奉先殿。告立君復仇之意。時福王序當立、鳳陽總督馬士英檄至、協議迎王、召對內備府、彪佳獨正色、謂法紀為立國之本。人心為致治之本。急宜頒大赦以固人心。渙大號以明法紀。侃侃數百言。王惟惟、時議倣宋高宗、權稱兵馬大元帥、彪佳曰、本朝故典可稽、監國。著方上監國璽、而忽有即正大位之

議、彪佳與誠意伯孔昭等爭之。不得、王於十五日登極。彪佳言三事于閣臣、一先帝謚號宜崇。一選妃須聖母迎至之後。一臣子丁非常之變。不宜踰格陞遷。因自請以舊銜安撫三吳、疏薦直節熊汝霖等。既以新政刑罰未平。疏弊政三事、曰詔獄。曰緝事。曰廷杖。洪武中、錦衣以不法凌虐為能、二十年、乃令焚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審決。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武健或內臣之親屬任其事。深文誣抵。求稱上指。有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無肯雪其冤。酷憯等于來周。平反從無徐杜。此詔獄之大弊也。且錦衣衛初名護鑾司、掌直侍衛等事、未嘗有所謂緝事也。自東

西厰欵。始有告密之端。行金而買事件。雖勇若孟賁。廉、如公綽。一經鍛煉。面目已非。匿名指罪。冒籍上書。獄詞屢易。買講百端。此緝事之大弊也。自刑章不歸司敗。憂楚頻及至尊。本無可殺之罪。反罹必死之刑。血漬玉堦。肉飛金陛。國体云何。此廷杖之大弊也。尋以定策勲陞大理寺丞、轉蘇松督撫之任、旱魃、彪佳頓殛其二子以禱。吳人為之隕涕。設二筩門之左右。直言箴我。揆左。剌樊揆右。為次第興除。時劉宗周蕺馬士英之奸最烈。士英謂彪佳亦与聞之。嗾御史張孫振劾彪佳沮登極、有二心、先是吳甡常糾孫振。而彪佳薦之。又太學生顧杲、常為文詈阮大鋮。而彪佳復

入杲礼督鏞。盃忤邪黨。謝病歸、杭越、不至家、擕舟訪山人
祝李超于雲門山舍、乙酉、預治櫬、五月、南都不守、或曰黃
冠台蕩間、當不見非彪佳曰、迹。偷。生。勿。為。也。六月、太后詣
杭、潞王監國、方擬彪佳為少司馬、理戎政、而北師奄至、監
國歎去、劉宗周欲奉惠王入閩、圖再復、過彪佳商之、風傳
惠王具表迎降、且止、越蒙聘四臣、彪佳與宗周預焉、並作
書拒使者。閏月之四日、閱越紳渡江請命、急歸寓山、題其
手曰、丙翁無他失德。唯耽泉石多營構。亦吾過。昔文信臨
難。貽書其弟。囑以文山為寺。吾亦捐此堂棲禪侶。以贖吾
過。晚命具酌。神色愈恬。縱談古忠烈艱貞等事。移坐瓶隱。

識左右去獨呼山人李起手熱泉一再進出望南山笑曰
山川人物皆屬幻影山川不改人物忽一世矣時二鼓趺
坐榻中瞑目如入定者良久開眼顧山人曰、公謂死若何
如此是矣徐視山人就臥後至雞鳴別父老慶行禮山人
夢驚啓戶聲急起迹之見梅花湖水中石梯露幘角數寸
則彪佳也趺如初入定時矣遺書曰、臣子大義自應一死
十五年前後皆不失爲趙氏忠臣深心遠識者或不在溝
瀆自經若余碌碌小儒惟知守節而已遺詩一章曰、運會
厄陽九君遷國破碎我生胡不辰聘書乃迫至委贄爲人
臣之死誼無二光復或有時圖功審時勢圖功何其難殉

節何其易我為其易者耶盡潔身志含笑入九泉浩氣留
天地彪佳松書法、時點畫愈工年四十有四盡、母夫人初
歿他之喪至此驗矣後數日、浙東兵起魯王監國贈少保、
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敏、唐王立閩、為祁劉兩公位
而哭之加彪佳少傅、兼太子太傅、改謚忠毅、塋亭山之陽、
而彪佳所取士郭符甲、號介菴、癸未進士、亦舉兵死其鄉

論曰、彪子經濟似過念臺知古陳而不諫之義矣其論
南都曰、中興之辟非繼体守文可韡或以其不忘故黨
然為社稷計亦正宜以衆正之所不黨者公也非私也
當席子致命時只如入定法嗟無二之誼不堅求死不

能得夫子朝聞夕死之語是為死字出相未能事人一語是為死字下註脚山川幻影真冥是禪家示寐套語

徐石麒 子爾穀 較妻孫氏 陸清原 居家美 鍾禹臣 孫元暘 王錕 張翊常 三益 高孟起 子昌齡

徐石麒、字寶摩、號休公、浙江嘉興人、幼負逸才、文峻潔、依於理、友有技武闈者、預乞石麒擬作、石麒率應之、果以是雋武榜第一、事聞、詔就御史覆試、逮石麒、縣購急、有客奇石麒才。願以身代收。縱石麒亡去。依嘉善布衣徐紘吾、紘吾使其子存仁父事之。則更今名。以青浦諸生登戊午賢書。久而前案事亦解。天啟壬戌、成進士、授工部主事、時御史黃尊素忤璫魏、石麒為曲視其獄。魏聞而恨之。誣以受博平新城兩侯家賂、奪官歸、崇禎初、歷南計吏、與尚書鄭三俊、都御史范景文、咸廉執。南曹一清。久遷應天府丞、時

三俊以刑部尚書讞決忤旨、下獄、石麒應詔直言、有云獄貴平允。陛下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將來必有以鍛鍊鉤棘。承望風旨者哉。三俊得釋、歷刑部右侍郎、上益務明察、石麒與同官惠世揚、多所平反、上絀其故縱、奪世揚官而鐫石麒二級、東事棘、晉尚書、痛哭言可憂者三。留中、會給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開元、坐許輔臣宜與下獄、而都御史劉宗周以論救埰等、忤旨、事不測、石麒為訟宗周、有云凡雷怒于上。人未有不屏息思過者。父母怒于堂。孝子未有不叩頭乞哀者。二臣無端聽逮。至激聖聽。正臣子屏息思過。叩首乞哀時也。且宗周之進退屢矣。他人去國。率由

人言而宗周獨否他人起用事中廷推而宗周亦否臣常與之並訊大獄並會大議見其對明旨必却生拱立入手朝即處暗室不敢南嚮皆前此未有蓋不以面從為敬以一舉趾一動念不忘君父之為敬也積數十年愚夫愚婦信之學士大夫畏之臣度盡其功用必能蒸變凡俗易移頑僞皇上而欲求變通趨時之臣奉朝不乏即否、舍宗周無与歸矣皇上視宗周之精力於往者何如哉及今用之猶可收其後效自今以往耄矣已矣朝端之上欲再見此正襟危履巖巖冷冷之老人不可得矣臣所以迴環感結而不得不為有請也上怒未解、石麒病歸、適不與甲申之難

先是京師危迫塘報絶南尚書史可法方移檄江南責捐助勤王石麒以書答之略曰真定失守督撫俱亡雖黃巢逆䰟終擒而洛陽危形已見汾陽之弘奬唐室忠定之誓死平江知非明公莫辦此矣顧念此何時也闖薪樹栗以慰朝飢採金鑄鐺以理晨炊語曰非計也已後時當濟河焚舟之日而為沿門持鉢之計竊恐迂回而無補于事也任天下之事有經有權近聞有萬艘漕暫抵淮上則數萬行糧可借為用又嘉定十萬漕折解輓靡從尚懸懸都此明公今日傳檄而明日即可致戲下者也又王府白糧鱗次待發未敢征進其數萬水腳徵在各邑亦明公可与各

撫計議暫那為餉者也以国家之物供国家之用題目甚正敢辦又懇願明公熟計而審行之可法不能用自是南師迄無一伕及北者越日北信益急石麒意且南狩復移可法書曰留都今日視疇昔太平之時更重明公叅賛重臣理雖輕動糾餉選師托剖樞以行而明公則收拾淮左淮右江左江右以待後命不然如負重担脫一兩俱脫矣可不念我天下事尚可為而惟一兩月內布置一局面設立一規模使人曉然知有必固之形則人心定而百事可為矣事不果五月福王立南都召拜吏部尚書或有以私人見托石麒為愕然立疏国家從無閹宦遊說銓部之例

時劉宗周為都御史清堅。石麒引同心。務激揚為己任。己輔臣士英曲庇其黨御史黃耳鼎、石麟力持之。遂乞歸。不許、耳鼎因進訐石麒前坐陳新甲主款之非、石麒曰、新甲坐貽新罹亡。恭皇帝非其一乎。病去、乙酉、南都復失守、石麒潛處卿水月菴、觀變、北師下武林、書招石麒、石麒不起、謝曰、麒本東海婢魚。藝圃滯蠹。賴遇先朝。僭躋九命。數歷非不深矣。宮灰社屋。亡國老臣。何所逃死。乃不即賜斧鉞過採輿論、特遣信使、懋賁琬琰、傾石麒幼素尫羸。長多肺疾。年當遲暮。益復支離。至今痿痺不起。匪朝伊夕。伏讀宣旅、曰要使新進觀摹、必借老成碩德、麒愚不知鈞諭。所謂

覌摹者將使之如山如嶽。為砥礪名節之徒乎。抑使之如脂如韋。為竊禄養交之輩乎。竊謂首陽有伯夷。而成周之俗。勸于義。桐江有嚴陵。而東漢之俗。明于道。傳所謂頑廉懦立。繫漢九鼎。豈其誣乎。蓋所志在此。所風在彼。故覌摩遠焉。此日果容一睹亡老人。卧病泉石之間。未必于風教無小補也。若必欲樂爰鶋以鍾鼓。強栝得以就道。則石麒冢中枯骨。就木餘息。相距黃泉不能以咫。何敢以一刹之軀。傷千秋之義乎。使命再至。即有索石觸于枯魚之肆矣。

潞王既以杭州徇。故揔兵陳洪範之間北降。于是揔兵陳梧。奉北牒督餉于禾。衆紳晋謁賀佐命功。梧微辭勉興大

義、順及江東堅守狀、時詞臣屠象美已手版走謁會城北來主兵者、不見錄負慚歸、遂假大義依梧以起事、閏六月、薙髮令下、諸生王鯤張翊等數百人。聲勸象美主盟。遂偽為監國潞王血詔。開讀精嚴寺。一時奮臂入籍數萬餘人。殺新令秀水縣胡之臣、及嘉興縣吳佩、尋所屬各擊殺其長令為聲援。壁城下者數十部。而原御史陸清原部最強。三吳咸奮。千里揭竿。窮鄉寒谷。衆手執刺。豎兒羸老。雜伍搴旗。道路搜奸。稍不識面。輒膏白刃。蓋各自以為義。不相為統。氣輕才露。搖以尋仇為事。一人倡言。此不祥。或為斂澗。則競從此聲奔之。萬衆俱下。須臾靡爛矣。而出戰未習

也既而象美戎潛欵北師事露義師羣起執之遂見殺北師已駐西郊未即薄城下梧親帥義師禦之西門外小捷氣少振知府鍾昺臣同知朱沔前已北降素得民衆推原任用事迎故平湖知縣龐鶚嘉善知縣詹申復前署時諸壁以食盡稍々引去梧又不能令其衆益解七月之十有五日復戰于西濠不利北師遂臨城攻益急諸紳皆縋城遁石麒聞之喟然嘆曰我今當入城死寧敢與俗同居危城中三日不與梧軍事時溽暑軍中多夢大雪覆其城夜聞空中劍戟聲高呼敵至二十六日城崩盖嘉興一都為明守四十餘日百姓從東門逃昺臣沔及都司孫元賜

皆及難、冉臣字燊之、廣東新會人、甲戌進士、將之任、所知以亂止之、曰、吾不赴任、赴難也、時協守西門、歸、自縊、救穌、之下門後一、及見快二、從死、淸係宗室、搷挨、六、自盡、无賜、以都司從赴義、有勞、被執、獄死、先是石麒在鄉、義師周宗燊乞援、不應、曰、以吾身殉一集、小矣、寧死城、至是城且破、或又勸石麒且從衆出、石麒曰、不可、手弄軟帶、意蕭然也、湏臾、城中走空、獨三僕與二童子從石麒、南北拜、初四謝家廟、已引繯盡、僕祖敏李瑾從死、有僧甲、持石麒屍、頓木櫝中、爲書識之、王鯤、字鯖但、性慷慨、好任事、從抑死、張翊、字叔庵、端坐室中、自經、又醫生常三益、字星海、遇北軍、口不

恭而死。而高孟起者字公遠、及其子昌齡後皆以抗剃不薙髮死。薙家。十一。人。獨陳梧脫走紹興、從魯監國。後掠、餉、為亂民所殺、清原後入閩以唐餉之魯師臣。子尚争之、清原被賊死、石麒無子、感紘吾之義、以其子存仁為子更名尔毅字似之、七月、尔毅潛計出父屍更殮、蓋已歷暑二句餘矣、僵不腐如生。觀者歎息。魯監國追謚忠襄。晏允嘉為傳其事。允嘉尋亦殉義。自有傳、丙戌、吳易濬起太湖、尔毅常与謀。易有緩急。每亡匿尔毅從婦孫氏之家。及事敗、連孫氏。而時有毛和尚者。素与尔毅善。先期縱尔毅。尔毅得脫。丁亥四月、北師大帥吳聖兆反松江、事旋敗、吏科

陳子龍奴毛太。發子龍通聖兆蹤跡。北師求子龍急。以為嘗一入尔毅座。并逮南都。子龍中道沉水死。自有傳。尔毅被繫、詞氣慷慨。百姓口號忠臣出孝子奚假成真。以其故為徐吏邵養兒也。遺妻孫書、有曰己知必死。々後卿自決。妻發書慟絕。引繯數四。每覺、不得絕。夜半潛啓戶。自沉于河。尔毅聞之撫掌曰。吾可以死矣。因赴訊。不屈。九月十八日、與錢旃、夏完淳、夏業英、張寬等四十三人同盡。前毛和尚者、為曲護尔毅于難。又死。以布囊其屍歸匿尔毅之子生申。石麒族子肇棨、字拙民、負才使氣。不肯出城。後石麒一日々死于兵。而原吏部主事陶廷蟬、給事中李毓新為不

潯于衆見殺、發英字寶木、或與訊諭寶談一人、

論曰、寶摩學識醇正。其所以勸道儒。識審于事幾。非闒略者比。乃所以長有攜李。則未之講也。長有攜李。正未易講。明知無濟。如不先去。以解諸奮之心。此其權用哉。至于城破。死不後時。則早以成仁自誓矣。若如絕非有必奮之心。合攜李之心也。陸清原合諸奮之心而惜也死非其地。

劉中藻（子忠誠 湯雲章 雲章子芬）

劉中藻，字薦叔，號洞山，福建福安人。登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甲申之變，中藻無能為，匿去，或誤以為從賊。中藻憤恥，創為過人，知其心于天下。乙酉，唐藩立閩中，擢中藻兵科給事中。方召對，語時故，從主前作長短言，竟至日晡。曾后親為調羹賜之。尋奉詔下魯監國，未謁王而先遍歷諸營，騰閱諭，且曰：閩中人負不世之資，身歷艱難，練時務，于書籍無所不歷覽，自奉儉，推誠，勤于政，不設宮婢，皇后侍燭，每達旦。三詔皆從御草，字字血誠，請竟讀此詔，有不揮淚奮袂起者無之。極知魯功，師臣暴露江上久，而王謙而

王分猶予。而王沖而文。閩之受群臣壁請。乃在七月。魯尚
未監國也。唐以叔父。事先。無兩大。則魯宜有所自處矣。時
魯諸臣競奔慕唐賢聲。見中藻皆喜。以故中藻至魯未三
四日。而江上數十萬之師。咸南向。微受命。因中藻馳表入
閩稱賀。中藻乃請謁王、中書謝龍震廷詰中藻、中藻沮、會
晉得鄭芝龍私表、遂曰、叔父能大餉我師。亦協守江上。事
定。而後。議明年五月、魯事敗、八月、閩事亦敗、中藻走海上、集
諸師。出沒挺旗幟。監國保鷺門晉中藻總制兵部尚書、不。
免。丁亥、鄖西王常湖兵起、復建寧、監國以永勝伯鄭彩兵
困圍福州、九月、中藻秉勢會復福安、羅源、寧德、政和。明年、

復壽寧及瀏之慶涼太順等縣已壽寧旋失中藻奇兵復
之己丑、魯非中藻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堅守福寧久
之、北師反攻圍四十餘日、中藻每戰多克、守陴救不起、中
藻以忠義激之猶擐甲向敵貝勒以書招降怒作來使磔
批原書和以必死父之、粮竭至食婦人食老幼人心不變
城垂陷、懸高皇帝像朝服拜辭、危坐小几引酹自錐其臂
服毒盡子思誠、扼吭死福寧諸路、遂不守、初、北師中有反
戈降魯者、求勝彩以散諸部、中藻得分數百人、後疑其有
間、盡殺之、彩怒、以為殺降、二已、將起攻之、御史湯芬以己
意私就中藻勸且平彩而彩兵已至、中藻疑芬為彩間、并

藏之久之中藻卒与彩和芬字芳庚以癸未進士知山陽蔡去史閣部可法以為監紀推官南都失守父雲章建義不成見殺芳走閩以監察御史依彩

論曰洞山天下羣士頗不能奮塵勳芝龍一夫嶺外崛強海上收數名城往来唐魯之間自處皆正合臣誼或謂洞山之守福寧食婦人及老幼不解与古睢陽同烈然睢陽扼南下而福寧七縣濱海不得勢似不必以死爭之而不知洞山之時之凶留尺寸以還明太祖旦暮之運未去猶是戊中以来之日于魯与唐無與也与潮俱汐孰能知之

鄭遵謙 叔之 翁陸芳 兵 阮日生

鄭遵謙、字履公、浙會稽諸生也、父之尹、天啓乙丑進士、歷山西僉事、家居、遵謙性佻達、任拳搏、大率為人報仇、縱飲。逐鷹。犬冶游為樂也。常匿一外婦、婦金、為其家所訟、時理刑陳子龍即訊、遵謙頗自別誣服、必脫金、子龍故不脫金。遵謙竟入囹圄、共金、常以身覆金、為代楚、大言金罪不死。即死。遵謙為代死。生也遵謙與俱生。子龍曰、吾必異金事。未結、而子龍已擢給事兵科、乙酉、北師南下、閏六月、遵謙父之尹、與二三鄉老、奉北檄、先薙髮朝貝勒杭州、遵謙捧金並出獄。一呼其故同事無賴數百人。欲与北師會攤江

上之尹迈、大驚擲杯曰、此何事、乃欲以田父起、遵謙不肯見其父。同事諸生周晋、王褒、鄭之翰、張玉鉉等、以義正之尹。且曰、事已露。不可以休。于是共擁遵謙出。而鄉紳王紹美王亹等咸下拜。願從事。十一日、輙鼓其衆、入府署、時通判張甲、已北降、權知府事、舉仗出迎、一戰、執。殺之。復祖甃北援山陰知縣彭萬里于清風坊。迎故會稽知縣姚孫棐于野。時推官陳達情、亦北降、加銜分守道、遵謙以其素得民、並孫棐原署集、可萬人、遵謙自称正統制將軍、亦扎援其下裨貳分守江要害、大示三語。不漁色。不貨。不中私仇。已而總兵王之仁以定海兵至、總兵方國安欲入金華不得、

迈走至、諸義次第集。共迎魯王以海于台州。監國紹興。改遵謙總兵官實受、乞小豐、遵謙悍而恔、欲以屬禮俯周晉等、晉等不從、自為一較、西渡海寧、敗沒、朱之彪者、勇㝵萬夫、故叛許都上將也、都伏法、之彪遁去、至是以故部數千人、來就遵謙。甲械精好。經戰知步伐。遵謙疑之、為分其部、而不聞監國、扎与守備衙、之彪快、有後言、則縛之彪、行殺之、之彪死友三人、一。請。伏。鑕。代。之。彪。遵謙殺之、再。請。再殺之、最後請死者曰。曰。殺三人。頓遲之彪死一日。于是禁之彪、尤勿請釋之、君子曰。一日死三義。、不終。遵謙所部幸市人、而歸令栗、皆聽聲張、北師亦禁不即渡錢塘、初、浙西耳

震鄭公子如三字天語紛起千百各爲義待之日訛傳鄭公子棲櫓海上者至再三勅印称義興將軍海昌左尹以職方監其軍割五較屬尹兵精頗可用尹思疾間走浙西而遵謙性激宕不任秘計喜自大鮮撫摩其下衆不甚用命久之飢与閣部田仰爭粟殿上露刃遵謙身負創自八月越江一仗不甚利乃爲固圉計監國全以恢復任總兵方國安國安亦武盪摩敵境多小捷凡有期會遵謙礮波應而已尋左尹別監海唐詔下遵謙隨江上諸帥奉表于唐以科臣金堡監其軍以監國不開詔堡亦走蓋与北師相持者期年無不以鄭公子首事明有越期年也丙戌

晋義興伯、五月、方師潰桐廬、六月、遵謙以其衆褁金姬東入海、奔舟山、威虜侯黄斌卿不納、間關扈監國三沙。尋承命以義激衆。以其故義、亦起。晋伯爲侯、久之、封興國公、遵謙一軍海上。孤、益飢、常竄割建國公鄭彩食、彩御之、使人殺遵謙所愛姬金。支解之。投于海。遵謙怒。思戰。力不及。彩使其將楊賡、故善遵謙者、間誘遵謙中流。數其罪。遵謙曰、莫數。遵謙誠有罪。遵謙以書生持戟。睨介敵。罪一。迎魯称監國。長太祖子。西南抗會稽。罪二。崛強錢塘一葦之渡。俾閩粵得以從容圖新禺。不當堅。罪三。奉浙八屬郡爲明者三百五十餘日。罪四。不能枵腹而戰。求一飽于將軍。罪。

五遵讓有五罪安得不死彰曰將軍功五乃与吾貳東海斗水不足活將軍于是進酒爲遵謙壽遵謙一饟〔歠〕盡再酹祭水曰少不工讀書空手搏起以身補明運未足列通庚死不恨但不膏敵刃而爲同舟所擠不刻假二祖列宗地下張目不許于是以布裹身首週復五六長嘯拱手曰秋風陰雨時觀遵讓蹈鯨首橫槊海上投屍浮至海壇數日不去有識其身裹者起葬山麓監國聞之爲泣下不敢問日輟朝五日爲歌以祭之一擲負百千兮宿金姬投筆錢唐兮濤聲悲日暮煙昏兮魯師歸壯士東去兮渺渺不知所之兮与扶桑期左右觀者嗚咽爲失聲贈太保謚武閔子

甲以父蔭授總兵官旋見執與大學士方逢年等五十三
人同日遇害蓋父之尹先卒而幼子存妻封夫人久為全
姬所妬長齋奉佛自異故得全其餘部較或走山出沒擾
北師者五六年猶仗遵謙又六月十三日之怒云鄭之瀛
字素予為遵謙父行少任俠常語所知昴星太明不十年
天下大患至矣因習騎射戰流賊大梁先登斬賊帥一以
是知名時與遵謙分較越江深入戰歿又山陰諸生陸芳
庚會稽諸生阮日生從遵謙戰富陽敗沒蓋魯監國之得
保越自乙酉之七月迄明年之六月遵謙始之實楚國公
方國安為堵禦加而監軍左尹之用越遵謙實分五軍資

之
論曰世有鄉人戰于其鄉而力者乎世有以儒生起能
以鄉人戰力者乎鄭公子醉後目備人同坐佯走去盡
橫鞭呼兒爲止啼頑獨柔一金、不食公子廢箸終日
也世有婦人典中軍而戰力者乎雖然公子存魯監國
一年則荊國存公子一年越自戰國久失王氣酉戌之
間皂隷編户卒爲將相材嗚呼公子不創呼而皆户牖
老也公子促江上許、年爲明越延匝禩然則以不死
壽江上諸公許、執頑不得楚公國安公子亦夫不長
矣荊國可原國安妻與金姬何如執而惜也厄于同舟

之建國彩。与熊閣部汝霖。顧閣部錫疇。嚴閣部起恒。荆都御史本徹。皆不及飲敵刃而他厄。夫馬革裹屍有其志亦有其命哉

熊汝霖　[illegible]飛

熊汝霖、字雨殷、浙江餘姚人也、崇禎辛未進士、授同安縣、能擢戶科給事中、轉兵科、踈敢言、朝貴側目、癸未、以事降補福建按察司簡校、國変家居、汝霖性愷易、多直致、與鈎深輙拂袖去、弘光中、或薦强項堪繁劇、補原官、轉吏科右給事中、時以國仇未報、日夜腐心、遂有事、急做人、責成一疏、畧曰、北騎南下、山東諸郡、豈可輕棄、諸師不于此時渡河而北、待其長驅入境、然後小朝廷求活乎、搞北之舉、前時用之為辱國、此時用之為酹労、今北師欵、六来、不欵六来、但師直為壯、曲為老、不先自直、一着不到、嗟臍何

及薦原任鳳督掛議朱大典、可用北行、亦薦舊將黄得功可與共事、請條明從逆罪案、并卹布衣楊文瓚、已慨時故顛倒、疏曰、此日一善未舉、百弊俱興、目前大勢、無論恢復不能、即偏安未穩、兵餉戰守四言、乃改為異同恩怨四字、況葢以厰衛之設、內外交通、神器互借、飛章告密、墨勑斜封、不亡何待、語皆指斥、甚于痛哭、上怒、罰俸一年、乙酉、北師下南京、間去、閏六月、鄭義興兵起、汝霖吁其鄉之子弟千人應之、屯龍王堂、合防海、時海寧兵亦起、汝霖渡海鼓之、與北師大戰于翁家埠、敗績、今表恭迎魯王于台州、監國紹興、晉兵部左侍郎、監軍渡錢唐、時總兵方國安部勁

旅次上流每與北師對仗多勝馬士英挾方故請毋相廷
臣咸不可汝霖大言曰弘光中時尚可為馬不欲与共天
下輕棄長江之險中原盡去門戶不扃嬌謳溺亂日月沉
壘壞不可救如昨日事也此咫尺臣妾故地乃容馬來作
沼會請尚方以誅不平士英乃大懼且已是時浙西無不
內趣雖窮渶荒麓咸磨槊欲試敵于是暗渡之師越中者
數十輩領大將先之監國乃以閣部張國維督江上而陞
汝霖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專營西征之師汝霖因為之師
者請命曰彼皆棄父母妻子于不測汨沒至此且嘗百口
讐其田中父紛橫耜而待間有智計能開敵門即否不死

浙西之心者。此數十輩也。何惜掛一空名。以慰百萬睡夢。且北師方錄才。彼可掉三寸舌。都榮也。而不欲即民望奈何坐失之。于是稍有氣唾。咸登名銜。或有言故盜陳萬良可用。汝霖立致之。轅懸大將軍銜。不付一兵。但令以故黨夜發。或曰。以陳萬良爲先鋒。大兵翼其後。步步探入。破崇德。合民兵共擒嘉興。塞敵咽喉。是所以用萬良。不然者。往無利。汝霖不聽。萬良橫行內地十日。果失意歸。蓋自是奉西征之命者。六七部。皆不果行。北師跨桐廬上流。江上諸師不戰走。監國之台。入海。汝霖扈蹕。駐三沙。依建國公鄭彩。汝霖軍中得子。方五歲。與彩女結婚姻。意固監國。彩有

書椽陳甲、彩私之、欲請為本兵、汝霖以刀筆不任力爭之、掾御汝霖、睹彩卒醉、捽汝霖投之海、彩姬有女者。諦曰、必生我女翁勿後。彩乃使人扶起之、而姑佯怒椽以塞及監國駐閩安鎮、彩禁屠牛、熊卒犯之、而閩安侯周瑞素與彩不合、汝霖與書瑞、微刺彩、知之未發、己丑正月、汝霖有卒持人魚、魚者曰、吾魚屬建國、問建國、卒以建國與熊氏兒女家暱、持之急、時建國長子夢龍主魚、者告主魚、主魚方恚、而汝霖馳書彩、且飾前卒屠牛之過、夢龍益憤、為語激其父彩、彼汝霖踉蹌、挾監國無依、大人憐而狀之、乃不為德、縱卒犯法、是海上無鄭也、龍不忘汝霖、彩曰聽汝

而詰之。龍竟以兵出不意、殘汝霖、並其家一十八口、無遺、汝霖子琦哥。已在彰舟。彰姬抱之泣。謂彰曰。但擇此念吾女異日。彰曰汝為女亡念吾異日必生兒併死汝、奪懷中擲水、先是汝霖妻故最妬、汝霖嘗密置妾維揚、生兒、不以歸其家、知之。獨不聞妬者。汝霖既卒海外。家破籍盡。而維揚兒偕其母歸。承祀。得不問。

路振飛

路振飛、字見白、號皓月、北直曲周人、天啓乙丑進士、以涇陽知縣、擢監察御史、出按閩、平海寇劉香、與有力、崇禎初、再按蘇松、有大猾伏闕、訐常熟太倉鄉老、奉嚴旨、振飛疏平之。大忤執政、謫河南按察司、簡較、稍歷太僕寺丞、奉使

慶藩、遷光祿寺卿、尋召對稱旨、以僉都御史總督漕運、駐淮安、時土賊橫徐泗間、振飛設法擒斬降散之甲申春、逆闖勢益熾、振飛分遣諸將、劄守要害又令鄉里得團結義勇自保都城陷、福潞周崇四藩皆以避亂南奔、賊諸偽官旌旆紛下、人心恇擾、恃振飛少安時福藩次當立、南京諸大臣咸謀奉迎、或謂振飛扈駕以入、定策之功、孰出公右者、振飛曰我臣一動全淮必為賊有我知固此危疆以為恢復之本會爲督兵數百艘、遁淮、沿途劫掠居民罷市、振飛與御史王燮、戎服披劍、兵咸懾、聼命、賊遣偽官呂鄒周至淮、振飛擒斬之總制將軍董學禮擁兵宿遷、振飛復以

兵擊走之。捷聞、賜璽書慰勞、振飛疏請上親征、願為前驅。
馬貴陽雅不快振飛、及是益忌其威名、坐貪功靡餉、勒解
任、振飛尋丁內艱、寓吳中、明年南京不守、間關赴閩、舊恩
拜太子太保、吏兵兩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賜少子澤
名太平、為兵部主事、奉命徵兵湖南、明年八月、閩事敗、振
飛居廈門、二年、復竄、寓廣之順德、悲憤而卒、永曆中、贈太
傅、謚文貞、振飛生平不以詩名、及流寓海上、始作韻語、曰
非詩草。

論曰、亂世爭天。必藉氣奪殿。廷賞罰由手。舉眼東西。
百萬疾走。夢寐所逼。鬼神從之。敗。而敗矣。不敗。而。有。偉也。

徒有口不耐事何益我萬良忠勇仗為先鋒而以兵遣之亡可稍豎夾攀之勢徒以虛名實其野走明棄之耳流離潮汐不忘故人志則亮矣而不免于殃魚丁亥除夕夢有道士與二語可惜忠臣一片赤付與東流迺故鄉喻年而二語輙驗不意付東流自建國也時科臣之迋劾建國者為三山 希友及熊曰會（曰會字避木文檗子黃人）餘俱縮舌而給諫鄢正畿（德都）湯供（明禎）詞林崔相（介人）陳鈞（豹升）咸掛冠去彩舟隨有烈風崩浪之警營中常夜呼以為熊崇之之彩賊走東粵白日見汝霖于醉花軒輙噴血死為已亥初秋事若路文貞豪不能戰不能守之間隱

忍竭蹐以明志見白無所為見白非無所為者也与兩
斂易也其用得自由或尚有可觀

張名振（母李氏凡名甲名揚家口五十餘人館明楫）

張名振、字侯服、北京衛籍、山西人、崇禎中、爲石浦參將、乙酉、衛魯監國入紹興。防江、壁瓜瀝、掛冨平將軍印、劾有浙西夾擊之議、名振奉命不赴、還保石浦、監軍兵部職方主事左尹、上書糾之。紹國不守、監國依石浦、會閩京復敗、永勝伯鄭彩、部舟師保鷺門。迎監國。名振以監國詔彩。曰、思文一家好爲之。于是東南明運復熖。各師連恢州縣數十。迄不守。已丑、名振与諸臣扈蹕舟山、先是、威卤伯黃斌卿師潰江上、南遁、與名振有素、以唐命屯舟山、北進、其家屬留閩、時斌卿部將朱玖者、以私怨欲几上名振、名振託屯

練于南田、避玖、計与斌卿納交。許其女為斌卿子婦。既而永
勝彩善護斌卿家屬婦舟山、歷南田、名振妻聞斌卿有女
賢。又以其女之姑至戚。欲一望見。女不可曰、不得父命。且
未字。安得走入軍中。張固邀之。強使人牽其舟入。相見極
愛重。或誤報舟山。謂黃女為冨平所刼。斌卿怒、時名振之
母老。領其家屬。久保舟山。斌卿拘母軍中為質。既知張盛
意。甚悔之。更大禮母。而名振啣斌卿入骨矣。會平西伯王
朝先、頗為斌卿所制、有舊慊、又入黃摽黃大振之譖、意大
不欲有斌卿。因密与蕩胡伯阮進深相結、而進原屬冨平
故部、至是冬、監國欲蹕舟山、斌卿逡巡不即納、名振諷阮。

進與朝先反兵，戕斌卿于閘論之日，其部下稍稍知謀自名振。名振頓不自安。已朝先亦欲自大，梗論。庚寅九月，名振復以他故襲殺之，大言曰：吾為斌卿報仇也。朝先標吕廷詔、張濟叛內歸國報復。監國即休舟山。名振以定西伯進侯，總統故朝先及進水陸二師。丁亥，以舟師二千六百歸應吳淞總鎮吳勝兆。兆北反，舟風覆，登陸雉髮如民制，與詞臣徐孚遠等潛脫。辛卯，內師大舉三路出，名振與諸師禦南北洋，俱捷。而蕩胡侯阮進戰死螺頭洋，舟山被困力竭城破。名振棄家扶監國從去。名振家舟山之東門，母李氏、妻馬氏賢，抱翁主扶姑竄入火死，家男婦五十餘人從

死兄生員名甲、与馬氏從子負圖、貢圖、咸自殺兄名揚、以屯田都督被執、不屈死其幕客顧明揖、字心浹、北直人以諸生、自縊學宮死、題壁有慙冤應愧孝陵歸之句名振既閒關監國為乞援國姓思明州國姓責以無功名、振乃露背所刺盡忠報國字犛夫不二成功心動指腹結姻助兵二萬、行糧備、還撞舟山、不利、直逆金陵、獲故叛金乞彥磔之祭諸忠窺崇明、觸京口、題詩金山寺、有十年横海一孤臣之句聞者心惻時內師守江嚴、横索江、截海舟數十艘、退屯崇明之平洋沙、成功以師不利、見督、時長楊王衛桂、為名振曲解、復令平南伯陳輝、慶都伯王秀奇、忠孝伯洪

旭、捴兵周全斌等、壬辰、復進崇明、兵飢、感名振之義、不變。遂有太師甘捫腹吾輩竟忘飢之諱、衆益厲。十二月、內師踏氷出勦、旋劫平洋沙、浴日將軍王善長先登。諸將軍姚志卓、任麟、王有才、王浚、張賓等戰大捷。敵阻氷、無還者。甲午正月、復入京口、戰不利、夫參將阮姑娘、國姓復令戎政司馬陳六御、及將軍程應蕃等、協攻崇明、復不利、水激登萊等處、抵高麗、乃還。五月、寧波副將張洪德外款、名振以為義子。八月、名振攻舟山、鎮守巴中軍陳虎戰歿、巴以舟山降。名振入哭祭其母。哀動三軍。十二月、台州內鎮守張信外款、名振以其殘、不受、因降將黑李三納母為贄、監國

令以兵受之、劫巡道張、知府劉、至舟山、縱去、名振病劇、二
十八日中夜、有大星隕海、光芒如電、徹有聲、亥刻、名振起
坐擊牀、連呼崇禎先帝數聲而絕、葬舟山、有白鷺千餘盤
繞數日不去、而六御代鎮舟山、
論曰、定西與人和易、而中堅汨沒潮汐者、歷十寒暑、誠
不愧武穆、岳氏背上四字、顧每出必覆、為東風不許、此
豈人為之哉、至于故臣監國、而借力思明、此種苦心、惟
張玄著知之、則又古純臣之所未及也、肅鹵而在勢能
令監國椌杌、即再刃平西、總以安踐匪私、或曰果從左
尹爽擊之計、尚幸有為、臨流而歎、無漁嗟已、後矣、

黃道周 璵典廷秀趙淵朋穎散 蔡時培毛玄水

黃道周、字幼令、號石齋、先世楅莆田、徙居漳銅山所、祖世懋、父嘉卿、世業儒、母陳、嘗夢金甲胄神人手授兒。乃舉道周。道周初字鏽若、以是也。甫成童、好學攻苦、年三十、不能為諸生、乃益自負。落落無所可。每有辭世輕舉之意。嘗膳釣龍江。風覆舟。恍惚有導之者。至一殿、。額曰。傀薊絳水不解所以。時有道使者聞其名、言嘗構先賢某祠、屬為上梁文、道周縱掀進謁、援筆就、惟燦驚座、由是声籍、八閩、有相人唐甲、一見道周曰、天。下。大。無。福。公。為。宰。相。矣。以萬曆戊午鄉試第七人、天啓壬戌、成進士、選庶常、歷編修、增禍

漸啓、擬從同館文震孟凌、運推魏鋒、不果、例經筵展書官
滕行前、道周以道事。平步進。愬逆連目囁之。不為動。遷事
方丞、宰速中左相繼淪沒、島帥毛文龍方自詡鎮江之捷、
當事ゝ金、脩啚恢復、道周猶謂不可恃。草疏、行上之、其畧
曰、今廷臣皆知廣寧之不可棄。而常為虛声以倖萬一之
福。皆知閔門之不可孤守。海島之不可虛恃。而常為守閔
門特海島以塞一時之議。皆知水西不破。則建州必不靖。
水西必復起。而決不敢少抒東顧以了西事。決不敢急了
西事以蔕東顧。皆知兵加則兵懦。餉加則餉愈不至。而決不
敢停新餉以作旧政。決不敢因舊額以籌軍令。五説並、。

未有定議。故曰食兄之耗小，識兄之耗大；物蠹之禍小，謀蠹之禍大。以歸葬急，不及上，日艱。道周性強忍，敢言，以贊者自命。澹泊廉靜，不事鮮好。初為文，譎辯似子，繼乃閎肆，矯絕近代。天下咸以為海嶽所至，奔走哥傑丁郊。烈皇帝嗣位，道周論易數，以為今上即位之年，當師之上六。退而謂所私，不敢指，乃比之上六。取崇禎己巳，起故官。會文龍見殺於袁崇煥，道周又曰：閹門之禍，更自此始矣。庚午，出典浙闈。晉右春坊左中允。尋東師果深入，詔逮崇煥，詞連應顓錢龍錫，道周獨抗疏救之，坐曲庇，鐫三級，龍錫亦竟得減死論。乞休不許，垂出都，以易數上陳，忤旨，褫職歸。道

溯、〻人藥大滌山書院以待。及廬墓北山。潭守敦入紫陽
學堂。大集生徒且老。無何、復以原官見召、陛諭德、掌司經
局事、則廷議反覆。至以東林比崔魏。參罰嗣復。葛藤不休。
道周請罷歸、遂指斥時政、疏畧曰、臣觀邇年諸臣、所目營
心計。不過身求報復而已。自庚午春月以來、盛談封疆。寔
非為陛下之封疆。不過為逆案而翻封疆。使諸菱鋤逆案
者。無端而陷封疆之内。至於封疆之要塞利害。區畫布置。
無一言及之。自辛未春月而後、盛言科塲。寔非為陛下之
科塲。不過為仇讐而翻科塲。使諸素無讐隙者。無端而陷
科塲之内。至於科塲之源流清濁。歷折易難。又無一言及

之。凡在宋人看詳條例之司。今皆舉為勵勸安擾之具。臣觀古之聖賢。日夕經營。不過外攘內進二事。今獨以此二事遺陛下。而大臣爽然自託。倘科比較之末。至以無畫波撒隻字單辭。欲斥周孔之學。廢聖賢之道。即緩急何可得半士之用哉。疏入、忤首輔、中允倪元璐疏白之。不報。丙子、以原官起用、因星變、請平大獄。求直言。謂天下神器、為之有道、簿書刀筆、非所以繩削天下之具也。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鍛鍊。則下樂譏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賴。今天下譏險之徒。群聚京師。鳥声獸息。白晝相呼。縉紳俯首屏息以伺動容。皆曰是有由來。孤危之臣。重足而立。陛

下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徹而下獄者不休且夫東燕西沸此為何時雖仲山甫處此未遑舍六月而歌清風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豀之説備睚眦之報乎目下最要者在安慶勵師指飭務掃英霍襄鄧之患而以若撫若剿誘之道課最急者在寧錦訓練六師預為戢伏攖堅之策加以若剿若撫徼成功注最便者在因士氣方銳開兵衛州縣另為選舉但約賊平許以雄職加以爵賞分地長其倖心最善者在起發藉批鱗强項之臣使為襄盧秦豫諸道監軍但約賊平授之節鉞加以別戶分畦錫其壯志又最不可緩者近應詔直言諸臣被訐無証之士請悉以一

面解其煩冗。臣觀五月朔夕、熒惑與日同在鶉首參火之分、又以朝夕合火、宜修平大政。稍節咸光。使火不為厲。明春熒惑在於大火、非細氏房心尾之墟、宜慎火器。逃癈戎務。漢臣蓋勳曰、逸在於外。而內陳兵。顯則不武。陛下洞燭層理。深明天道。導俎之內。勝算自饒。何必使舜朝精神盡敝于兵餉刑獄之下乎。丁丑、同考會試、歷詹事府少詹、多所論奏、不見可行、惟纂脩經書稱旨、上嘗曰、暑天勞頻、道周能成一篇好文字、才識可愛、楊嗣昌奪情、以洞部出督師中外、陳新甲冒推宣督、塗撫方一藻謬款、意籍沿邊為用、道周知不能為。三疏、一日聞、其劾嗣昌者、有曰、臣雖儒

羸、然自二十歲躬耕。手足胼胝。以養人。迄四十餘、削籍後。徒步荷擔。一二千里。不辭扉屨。今雖踰五十、然非有妻奴之奉。婢僕之累。所纂數卷書。已移月可畢。董孔千楨均為報恩。天下即無人。臣願辭清華以執鎖鑰。何必使枝棘負塗者。被不祥以玷聖化哉。方今熒惑漸次箕尾、是為燕分。九十月交、當南斗口、是雖有道仁人所不道。然思患豫防。聖人之所垂戒。台對乎臺、語次陳新甲、上曰、何不言之部推之日、道周曰、彼時言官林蘭友、何嘗已言之矣。今倫理邊疆、閩係匪細、臣不得不力爭、上怫、心疑道周以不得廷推介意、因稱道周傲物非清、援伯夷為聖之清、道周曰、伯

夷忠孝。不止於清。宣聖特仁之矣。上以道周辯、怫不解道周、頗極詆嗣昌奪情非孝、嗣昌遂援疏薦鄭鄤事、連詰道周、蓋鄤方不譽于其鄉、毒也、道周曰、臣故言文章意氣不如鄤、上斥為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臣何敢朋比。上曰、少正卯言行醛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亦然、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其心矣。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上曰、汝讀書有年、只辦得一佞字、叱去、道周謝起、却步復進。曰、言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君父之前。讒諂面諛者為忠乎。上怒、蓋不懌、朝退、復召諸臣還、嚴諭勿黨同伐異。明日、謫道

周江西布政使司都事。道周臨行，褎所纂完洪範月令儒行緇衣著凡八册，合三十萬言。道周逆不啻代筆。繕騰俱出五指。即諸疏皆然。適解學龍巡撫江西，甫入境，疏道周忠孝之至。詔以朋比道周、與道周並逮。主事馬思理董養河等相繼救道周。皆得罪。道周囊無一錢。守士及紳士。爭捐貲餉緹騎。道周曰、行金々賄。是欺朝廷。願如故事。屏肌骨不恤。緹騎亦感謝不取。益厚遇道周。既入都、與學龍並杖八十。按以偽學欺世、應大辟。學龍坐奪職。刑部尚書劉澤深力請獄成。不得。部臣葉廷秀者。故不與道周交。復冒不測直道周。疏論痛至。則并逮廷秀杖之。削奪去。太學生涂

仲言袖疏詣通政司、持不得上、遂併劾通政使施邦耀。坐
廷杖論戍、邦耀亦落職、時有崑山諸生朱永明、持百錢同
仲言繫中。並送部擬罪。道周在獄、手寫孝經百餘本、所著
易正一書、亦自負极楚痛甚、戍、先是都事被逮時、笑謝諸
遠將知交、此書既三千頁。道周出獄矣。會中州陷、福藩殉
之、嗣昌分失律喪地不赦、乃自殺、上內念道周所言非妄、
而輔臣周延儒自田間起、陽為不知道周者、曰道周博学
負大名。此不若陛下自赦之。使天下驚歎。聖度汪洋。有旨
出獄、戍辰陽、則易象書成。矣。二十圖、六十四象、二三及門
外、鮮能道其学者、尋赦還。復其原官。、并赦為道周而得罪

都。名對、退而後陳、以為今。月。受。建。州。甚。於。憂。嶔。須亭錦練
大節八九萬。為要着。退而私謂其門人。閩門以外。甚可慮
也。尋謝病去、後屢蓁側、營講舍蓬萊峽、成孝經集傳、及坊
記表記集傳、亦講學江東、為詩不肯輕題目、常有處要非
東林。雖款尚晁。恭求一字為榮。積數十年不可得。閩守令
入都出門下、以時就請、或稍饋遺。受。鄉之人之得罪者。
知其一言可得生。又不能以他干。則悲哀道側。如無意使
聞之。道周為寄書令居脫去。蓋其尝道周者如此。癸未、山
寇劇漳泉之間、居民爭入道周廬避難。賊果過廬門不入。
副總兵鄭芝龍平寇、謀連孝廉林蘖二人、道周曰、芝龍欲

自敍二公我入城不接一客徒步入獄視孝廉是日當事
輒弛二人獄書法妙人亦偶爲畫多天然性無所嗜廬之
陳石數指不求工世法論古當務至正凡以通變爲功名
皆所不恥又嘗不悅昌黎爲人曰韓先生老乞兒耳鄉之
後輩惟陳壯行不肯北面道周曰先生謫絶高然不免矜
名甲申聞倪元璐殉難曰吾知所自處矣弘光初私見諸
講章有曰四鎮必不爲用尋徵吏部右侍郎進禮部尚書
陛見須哭曰願陛下毋忘高皇帝陵寢出徒步至孝陵草
跪一號聲動行路疏以無可爲自請祭禹陵出都至製纓
衣杖大明獄臣某世家于某上曰江南必敗我不知何死

當以此為讖已南都果敗、還漳、七月、唐藩入閩、建號、進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嘗陛問黄先生博学吾閩之、嘗有机用以應時艱道周答陳芝龍不可恃、芝龍頗素啣道周、益不為用、明年、奉命督鄭鴻逵之師北進、道周檄其所知、從數百人、与鴻逵趍浙間化、鴻逵不進、道周便憤被褐手小幟麾二十騎先甫入婺源界憩古廟北師探者至遂以二十人叔不以二十八有道周道周曰、勿勿求而為黄閣部吾罪矣鴻逵懼罪、削髮棄師遁去、道周与兵部主事趙閩卿、中書舍人及門賴敬璠、字光啓、通判毛金水、門弟蔡時培、四人並還金陵、北督師洪、与同鄉、勸道周降、不答、操

江地撫陳謙以雜刀滿帽見遺、不免。仍令吳典史衛舊以在艤所著詩文數卷、留同鄉故詞林黄文煥及門人吳繁祉家、藏絶命詞於衣帯。臨刑、過西華門、坐不起。曰、此死与高皇帝近。江寧同知傅覲光、故為道周門人、以道周遺言用布。蒙。其首。与四人並葬命門之外。江寧典史徐大綏奉命勘視、私殮之、搞皂隷張七。家藏其屍古廟之夾墻。又潛取道周与四人之首。分識。並埋廟之息心亭。誡廟祝守之。庚寅、道周長子子中偕趙之壁來昇父骸、不可得、有故總兵趙灐、忽夜夢道周与語。當索我息心亭下。覺而異之。往亭、無所見。迴還坐茶寮。道之壁至、隔座寒溫。偶及道周故

示不足。曰、黄先生着鬲。此多事。簾佛然為正色。足下何人。乃妄議忠臣。因稍与深語。、兩夢儔一青衣少年側聽之。拜持之壁請間。曰、家有兄知之。知少年前皂隷張弟也。遂白典史、詭稱皂隷有子死。市一櫬。誂夾墻出。屍令息心亭前。入櫬。另畢四首一囊。貢士吳磐、哭之以詩。卒曰、獨扶遺孤。四探藏。紀狩驗之冥也。廷秀字潤山、：東濮州人、天啓乙丑進士、歷吏部文選司主事、性激卓、絶私請、既道閹黨敖、而廷秀故不起。孤忠中、舊京官、輒謝去、食貧負氣、徃：躬伐野樹。煅炭以為活。或黄冠出起。數月不返。已而合任濬起北抗萬餘人。事不就、与濬同日見害。子中、字仁表、与其

弟子成、字神表、壬辰、死亂兵、又弟子和、字民表、子平、字衡
表衡、表生一歲而道周及難、道周遺著、尚有黃子騈枝集、
續離騷、大咸經、三易洞璣、榕壇問業、懿畜前後編、
論曰、余嘗私作詩四律、有擬仰先生、傳何當聖主憐之
句、幸後死其何敢辭、石齋嘗講學江東、墮崖創右臂、見
余前詩、負痛每韻再和投余、有云讀足下所教、如懸崖
千尺、負翼無害也、晤語自許、今之成人、嗟乎石齋誠不
負此三語、絕命詞十二字、防風雖倒、猶留一節、以問孔
丘、蓋以闕里為歸矣、
十九石齋、從河洛之數、得稼穡末際、同曆酉周八字于

洞類等書内見之東崖黃景昉贊一語以言予東也石齋又言丙子賜環夢文皇垂帷卧擁被屈指者再三九七云云按龍江所恍惚見倪黃字生與鴻寶同官死與同難家人嘗簡得小冊自推丙戌止得六十有二石齋好数學乃不誣